

“瞧您，遇到什么事儿啦？气成这样！”

“做饭这活儿俄（我）怕是干不成了。”

“是我们惹您生气了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后晌来了几个知青，说是找你们玩来了。俄（我）说你们不在。他们问去哪了？俄（我）告诉他们去后沟砍柴去了。他们不但没走，还大摇大摆地进了窑洞。看到案板上刚烙好的煎饼拿起来就吃，连句客气话都没有。俄（我）让他们尝尝就得了。他们不但听，还对俄（我）说：‘知青都是一家人，谁吃了都一样。’俄（我）上前想拦住他们，没想到其中一个知青还对俄（我）推推搡搡的，瞪着眼珠子对我说道：‘你少管闲事儿，吃几张煎饼算什么呀！我们都是哥们儿，没的说。’他们边吃边拿起煎饼往挎包里装，你说气人不气人呀？”

看到郑叔那气愤的样子，我心里盘算着这事儿能是谁干的呢？东西吃了倒没什么，和老乡发什么脾气呀！

“郑叔，您别生气，我先把同学们接回来，她们背着柴禾累得走不动了。等我回来咱再细说。”

郑叔一听，连忙说：“走，俄（我）和你一达刻（一同去）。”

我和郑叔在山脚下见到了他们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似地向前移动着脚步。

“赶紧把柴禾放下吧。”我边说边帮她们把肩上的柴架子放到地上，然后把柴禾集中放在我和郑叔带来的两个大柴架上。

“你们跟在后面慢慢走吧，我们先上去了。”

已经累得精疲力竭的姑娘们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，她们用无声的语言表达着内心的情感。

我们这批来陕西插队的知青将近三万人，先后被安置在延安地区所属的宜君县、黄陵县、黄龙县、洛川县、富县、甘泉县、宜川县、延安县、延川县、延长县、安塞县、志丹县，共计十二个县。遍布百余个公社，上千个生产大队。

知青里最大的同学二十一二岁，最小的才十四五岁。知青之间有些是多年的同学，有些是同一个大院的邻居，还有的同学，父母那辈就是出生入死的战友或是多年的同事。他们从首都来到这偏僻的山村落户，面对从未经历过的艰苦环境，很多人一下子还不能马上适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彼此牵挂着，再加上眼下又没有什么农活儿，所以走村串队的现象时有发生。尤其是人缘好朋友多的人，相互来往就更多一些。同学也好，朋友也好，人家从几十里地以外看你来了，谁还会考虑粮食定量的问题，让朋友空着肚子走呢？我想；同学之间的这份情感只要和郑叔说清楚，相信他会理解的。

我把柴禾放在院子里，一进屋只见案板上放着厚厚一摞煎饼，焦黄焦黄的散发出谷米的香味。

“郑叔你可真行啊，啥时候学的这门手艺，绝了！”我蹲在门边一边洗手，一边对郑叔摊的煎饼赞不绝口。郑叔勉强冲我笑笑，依然打不起精神。

“郑叔，您还为下午那点儿事生气呢？”

“平安，不是我小气，你们的粮食都是按定量分配的，今天来的这伙人，他们连吃带拿还糟蹋了不少，以后你们的粮食要是不够吃了，队上怪罪下来俄（我）可咋办呀！”

“今天谁来咱这啦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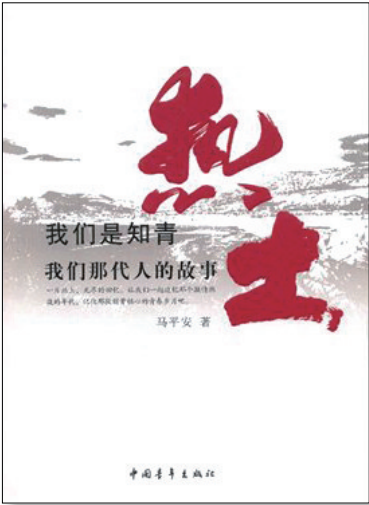
“俄（我）嗨不哈（不知道）。问他们也不说。”

“甬问了，反正是知青。”

“既然是找咱们的，远不了，肯定

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

【六】 初出茅庐



作者 马平安

是咱们学校的。”

“就是，不熟悉的人也不会这么随意。”

“哎，您是为这事生气呀！以后不够吃了，我们也串队去，反正饿不死我们，您就放心吧。”

大明的话还挺灵，郑叔似乎明白了什么道理，神情一下子放松多了。

“后晌，俄（我）一直担心你们回来会埋怨俄（我）没本事呢！一个大活人连个煎饼都看不住，没想到你们谁都不在乎。”

说话间几个女生也回来了，桂琴一进屋就大声地说道：“郑叔您不用为我们担心，哪天我们几个女生出去串趟门，问题就解决啦。”

“你们出去不管用，要…想解决问题，还…得让平安出去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郑叔每天把饭菜做好以后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吃饭，他不清楚我的饭量。为此他莫名其妙地问着长顺。

“好…汉不用多，一个顶…十个。”

长顺的话一出口，逗得几个女生咯咯咯地笑了起来，我顿时感觉像是一颗钉子扎在了心上，浑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起来，面颊感觉滚烫滚烫的。我极力控制着自己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女同学面前发作，那样的话显得我也太没有涵养了。为了缓解一下情绪，我顺手拿起水缸边上挂着的瓢，从缸里扛了一瓢凉水“咕咚、咕咚”地喝了起来。长顺这时显得十分得意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兴奋得像个受宠若惊的孩子。当他的目光落在我那张冷冰冰的脸上时，不由得一愣，感觉告诉他，刚才的玩笑开得有点儿大了。然而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泼出去的水，想收回来是不可能了。他懊悔地低下了头，等待着接受责难。

大明瞪了一眼长顺，心想你小子说话也太不讲场合了，你明明知道平安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却偏偏当着众人的面说些他无法反驳的话。于是他慢悠悠地对长顺说道：“赶紧洗洗手吃饭吧！你不说话则已，一说话就像是放了个蔫屁似的。”

郑叔一边笑一边说道：“这话是啥意思啊！”

“呛人呗！”

“哈哈…”窑洞里的笑声顺着窗户缝飞了出去，它带走了我们身上的疲惫，遮掩了我瞬间遇到的尴尬，温暖着郑叔的心。

郑叔忙碌了一天，该是回家的时候了。他低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走去。刚迈进院子，婆姨便从窑洞里

迎出来和他打着招呼：“今儿咋回来得早哩！”

郑叔低着头默不作声地走进了窑洞。

郑叔的婆姨叫月娥，人很贤惠。见自己的老汉满脸愁容，心里不由得一惊，生怕他在外面受气。她一边忙着把锅里的饭菜端到炕桌上，一边关切地问道：“你今儿这是咋哩？”

郑叔两口子感情很好，见月娥这么关心自己，于是就把白天发生的事情，从头至尾告诉了自己的婆姨。月娥听罢连忙将筷子递到自己的老汉手里，心疼地埋怨着说：“当初俄（我）就不让你接这个活儿，起早贪黑累点儿、苦点儿倒是没甚（什么），就是担心你和人家北京娃处不好关系，到最后闹得受累不讨好，还惹一身麻达（麻烦）。”

“咱队上那几个娃娃好着哩，他们根本不在乎人家拿走了他们的口粮，看到俄（我）又气又恼的样子，一个劲儿地安慰俄（我），还逗俄（我）笑哩！”

“真的？到底是一个队的人啊！看来你这些日子没白受累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咱队上这几个北京娃都好着哩。快过年了，你把咱家做摊黄的家什找出来，俄（我）给这些娃娃做些好吃的。”

“做摊黄比做煎饼还要麻烦，你还嫌不累咋地？”

“只要娃娃们满意，就是再苦再累俄（我）也心甘情愿。”

月娥望着自己的老汉，眼睛里充满了怜惜之情。她心疼地说道：“你心里总是想着那些北京娃娃，这些日子你早出晚归，咱家的事情一满（一点儿）顾不上做，人都累瘦了。”

“月娥，俄（我）知道你的心思，自从咱接了这个事儿以后，家里的活儿全都落在你的身上了，咋是让你受苦哩！”

月娥望着自己的老汉，眼角上涌出了一颗晶莹的泪花。

次日清晨，郑叔很早就上知青点儿来了。手里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铁拍子，两边还焊着一根小拇指粗的铁棍儿。

“郑叔您拿的是什么‘武器’呀？”郑叔刚一进院子，大明就风趣地和他打着招呼。

“哈哈，你们没见过吧！一会儿俄（我）用它给你们做摊黄吃！”

大家觉得很好奇，争先恐后地围上来看。郑叔手里拿的这个家什，我倒是见过，是烙饼用的工具。它由两片铸铁模子组成，中间的部位向里凹进去，在家时爸爸用它给我做过糊塌子，把白面和鸡蛋勾兑成糊糊状，烙的时候把和好的糊糊倒在模子里，然后把两片金属模子合在一起，放在火上烤，烙好以后蘸上配好的佐料，挺好吃的。

“郑叔你怎么想起给我们做摊黄来啦！这么多人吃，多累呀！”

郑叔笑着对桂琴说道：“只要你们能吃好吃饱，俄（我）辛苦点儿心里也高兴。”

“郑叔，我们来了这些日子怎么没见过谁家吃摊黄呀？”

“我记得刚到队上的第二天，李队长的婆姨给咱们送过。”

“唉，要是平时能够吃上这号饭食，每年分下的这点儿粮食就更不够吃哩！咱村里只有过年或是谁家办红白喜事的时候，才能吃上这号（种）饭食哩！”

“什么了不起的伙食呀！还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，真够夸张的啦！”郑叔无奈地看了华子一眼没有作声，我们一起进了屋，郑叔迅速地将头天晚上调好的面糊糊放在灶台边上。

“这盆里的面糊是做摊黄用的啊！我还以为用它蒸发糕呢。”

“这…么一大盆面，还…不得烙…到明儿早…上去啊。”

眼看着郑叔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，还得听着周围鸡一嘴鸭一嘴的议论，真够让人烦的。我连忙朝同学们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别说了。准备工作就绪后，郑叔从柴垛上拿起那个烙饼的家什，用嘴吹了吹上面的浮土，用一根系着布头的筷子在麻油碗里蘸了一下，然后在那个铁饼芯里摸了摸，在面盆里盛了一勺面糊倒在了铁板芯里。

“哎哟，怎么也不好好洗洗那个铁夹子呀！多脏啊！”听英子这么一说，郑叔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儿，他意识到刚才自己的确有点儿大意了。他把盛好的面糊倒在了灶坑里，随手拿起一个搪瓷盆倒了半盆水就要洗那个铁夹子。

“唉，郑叔别用那个盆，那是桂琴的脚盆。”郑叔听华子这么一说，顿时紧张起来。不由得心里埋怨着自己，今天俄（我）这是咋了！接二连三地出错。她们会不会认为俄（我）平时也是这样不干不净呢？想到这儿他感觉自己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俄（我）看着怎么和那个刷碗的搪瓷盆差不多呢！”郑叔自言自语地说着。华子看到郑叔被自己的一声大叫吓得毛手毛脚的样子，心里很是过意不去，连忙起身帮郑叔在洗碗的盆里倒好了水。

“郑叔您不用着急，今天也不出工，慢慢做呗。”

“就是，我帮您烧火。”大明接着我的话茬，坐在了灶坑前面。

郑叔听我们这么一说，情绪稳定多了。他用头上盘着的白羊肚手巾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，专心致志地做着。他细心地用一块纱布蘸上一点儿小麻子油，在那块铁饼里面擦了擦，然后把小米面和玉米面搅成的面糊放在里面，将两片铁板合在一起送到火上来回旋转地烤着。

第一锅摊黄出锅了，郑叔看着焦黄焦黄的摊黄满意地笑了。

“总算没白忙活，俄（我）还担心这面发的不够好呢，快尝尝吧。”

郑叔一边说着，一边把烙好的摊黄放到盛馍馍的篮子里。他胸有成竹地等待着大家的赞许。长顺迫不及待地伸手拿起篮子里的摊黄大声说道：“让我尝…尝。”

“哎哟，真…够烫的！”随着长顺的叫声，只见那个半圆形的摊黄被他扔到了篮子里。他一边用嘴吹着手指，一边说着：“看来心急…真…吃不了热烧饼！”

“哈哈…谁让你嘴馋呢！”英子一边说，一边笑得合不拢嘴。

由于那个摊黄的家什是铸铁做的，很厚，保温性能很好，不一会儿的功夫篮子里就堆了一层。我从篮子里拿了一个摊黄咬了一口，顿时一股酸味儿顺着鼻孔直达胸腔，连牙根都感觉酸酸的。我抬头望着大明他们几个。

“怎么这么酸哪！”华子眨着一只眼睛，把嚼了两口的摊黄吐到了地上。英子看着手里的摊黄也在犯愣。

“什么味呀，酸不溜秋的，真难吃！”心直口快的桂琴一边说，一边把嚼了一口的摊黄扔到了篮子里。

“吃完了准…得醋心。”

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，郑叔蒙了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的一片真情实意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。他握着铁夹子的手在不停地颤抖，耳鼓里嗡嗡乱响，好像站在山谷的风口上一样。他望着面盆里剩下的多半盆面糊糊两眼发呆。

“郑叔，我们才来到这里，一时还不适应当地的口味，慢慢就好了。一会儿把从北京带来的白砂糖，往面盆里撒点儿烙出来就不会这么酸了。”

郑叔听完我的话茫然地看着我说道：“你们在北京不吃这号（种）发面的食品吗？”

“吃呀！”

“那就不酸吗？”

“我看见妈妈每次发面的时候，都放一些苏打粉或是碱面。”

郑叔看着我额头紧锁着，过了一会儿才从他的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：“看来是俄（我）错了，当初要是听她的就好了。”

我不知道郑叔说的“她”是谁，但是从他那无奈的表情和受到伤害的眼神里，我感受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伤痛，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东西总是时不时地让他感到困惑，面对这种看不摸不着的东西，他好像已经意识到，这绝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改变的现象。

第二天上午一直不见郑叔的影子，大家情不自禁地议论上了：“都几点了，郑叔今儿怎么还不来呀！”

“不会是他家里有什么事儿吧！”

“我看他昨天做饭的时候，有点儿心神不定，闷闷不乐的，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呀？”

“郑叔这人心挺重的，以后咱们和他说话的时候注意点儿分寸，毕竟人家是个大老爷们儿，谁不要个脸面呀！”

“就…是，昨天他摊…黄的时候，我就没插嘴，我…瞧他的脸一阵红…一阵白的，八成是生气了吧？”

长顺的话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昨天郑叔的表情，都怪我们平时说话太直白了，刺伤了郑叔的心。难道他会因此而不来帮我们做饭了吗？想到这，我决定下山去他家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
“汪…汪…”我正要出门，忽听院子里传来阿黄一声接一声地吼叫。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冲出了窑洞，然而，盼来的却是李队长。望着他那张没有表情的面孔，没等他开口我马上意识到，从今往后郑叔是不会再来帮我们做饭了。

“郑孝玉已经和俄（我）说了，他干不下去啦！请你们能够原谅和理解他。刚才队上的几个人研究了一下，决定从今天起，你们的伙食问题由你们自己安排吧。先试上一段时间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难处的话，咱们再商量解决，你们看咋像（样）？”

李队长见我们六个人一言不发，于是把我叫到了一边。

“有什么困难吗？”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‘中国人连死都不怕，还怕困难吗？’”

“还一套一套的呢，刚才郑孝玉和我谈话的时候，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平安，你是知青队长，大伙儿全看你的呢！你们先自己体会一哈（下），人不受苦中苦，难知蜜中甜哪！”

“嗯，放心吧队长，有时间我一定去看望郑叔，他对我们知青很好，这段时间让他受累了。今后的日子长着呢，让我们慢慢相处吧。”

李队长意味深长地望着我，绛紫色的脸膛上露出了一丝朴实的笑容，他用那只满是老茧的大手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转身朝山下走去。

（之九）